

# WILLIAM HUNG 洪业传

[美]陈毓贤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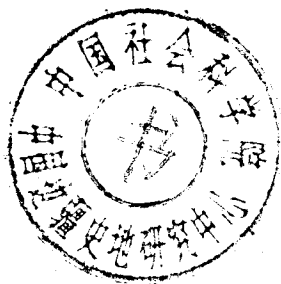


5.8

北京大学出版社

# 洪业传

[美] 陈毓贤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95-35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洪业传/(美)陈毓贤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12  
ISBN 7-301-02994-2

I. 洪… II. 陈… III. 洪业, 史学家-传记 N. K825.8

书 名: 洪业传

著作责任者: (美)陈毓贤

责任编辑: 张弘泓

标准书号: ISBN 7-301-02994-2/K · 207

出版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电 话: 出版部 2502015 发行部 2559712 编辑部 2502032

排 印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印刷

发 行 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6 印张 151 千字

1996 年 1 月第一版 1996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 10.00 元

2122/22

## 序

陈毓贤女士著《洪业传》，原著英文本，正题为 A Latterday Confucian，副题为 Reminiscences of William Hung (1893—1980)，1987 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中译本，正题为《洪业传》，副题为《季世儒者洪煨莲》，1992 年由台北联经出版社出版，此次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审定再版，赞襄其事者，副总编辑张文定先生与责任编辑张弘泓女士之力为多。

著者陈女士系菲律宾华裔，曾就读台湾师范大学中文系后转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获比较文学硕士学位。70 年代中，因其夫艾朗诺君在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博士学位，毕业论文题为《左传》，遂请教于洪煨莲先生，时相过从，成忘年交。从 1978 年春开始以迄 1980 年秋两年半期间内，每星期日下午陈女士即去洪宅听先生口述其一生事绩，事无巨细，细心笔录，并为录音。先生捐馆于 1980 年年底。陈女士恪遵先生生前不发表对其“歌功颂德”的传记之承诺，几经周折，终于七年后整理成书，公开出版问世。综观全书，文笔简洁清新，读来不啻亲聆先生面命耳提，侃侃而谈，几乎无一字不出之先生之口，宛然如昨。陈女士偶附己见，亦必均从文献档案和实地考察得来，然则本传记洵不失为先生一生事绩之一部实录。

先生幼承庭训，稍长博闻强记，尤酷嗜文史。壮年有志经世致用之学，与人交喜谈政治而坚决不身预其事。一生热心文化教育事业，燕京大学之创办并使之成为与当时清华、北大齐名的国际性大学之一，先生与有力焉。自 30 岁以后，先生倾全力从事学术活动，尤注意治史方法与工具书的编纂。作为《燕京学报》和引得 (Index)

的创始人，与引得编纂处的总纂，发表了具有高水平的多篇学术论著和出版了经、史、子、集各种引得与堪靠灯(Concordance, 综合引得)多达 64 种 81 册(正刊 41 种, 特刊 23 种, 特刊附原文), 对中国文、史、哲诸方面的研究在国内和国际学术界做出了卓越贡献, 是举世所公认的。

先生少而岐嶷, 为人谦抑, 治学严谨, 诲人不倦。一生著述富赡, 多有创获。代表作如《考利玛窦之世界地图》一文, 长逾五万言, 根据古今中外零残史料与现存的利氏八幅地图, 推断地图的刻者李保罗为李应试, 刻时为明万历三十至四十年间, 与迄今流传在日本的利氏《两仪玄览图》若合符契。又如《礼记引得序》与《春秋经传引得序》两文, 前者两万余言, 是一篇精心结构的两汉礼学源流考, 阐明了两千年来有关礼在中国历代经典的与非经典的文献记载中长期争论不休的疑难问题, 考证了《礼记》及其他三种礼经《士礼》、《礼古经》、《周官》传授编订的史料问题, 后者逾七万言, 收集了两千年来中外学者有关《春秋》经以及《公羊》、《谷梁》、《左氏》三传的论述, 结合近代天文学的日蚀科学数据来加以论证, 肯定了《春秋》一书的真实性。前者发表在先, 荣获 1937 年法国巴黎铭文学院茹理安(一作儒莲)奖金。又如《杜诗引得序》一文, 亦六七万言, 论述了杜甫诗集的源流演变及其得失, 结论是《杜诗引得》采用的工作本是南宋淳熙八年(1181 年)郭知远本, 而不是早于郭本近 50 年的绍兴三年(1133 年)吴若本。其他论著大都类是。

晚年寓美期间, 除用英文撰写了一部被国际学术界公认为权威之作的《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杜甫》两巨册以外, 还先后发表了《蒙古秘史源流考》(英文)、《破斧》、《韦弦、慎所好二赋非刘知几所作辨》、《再论臣瓚》、《再说杜甫》等多篇专题论文, 长者数万言, 短者亦数千言, 每发前人之所未发。长期流寓异邦, 闭门著述, 老而弥笃, 被公认为当代国际著名的史学大家, 是当之无愧的。

我等忝为先生的门弟子, 本不敢作序, 只因与著者陈女士相识

于十四五年之前，而陈女士以《传》既在美国与海峡彼岸出版，今又在大陆改订再版，不能无一言以告读者。屡函敦促，盛情难却，不复顾及谫陋，爰述浅见如上，尚祈著者与读者之不吝赐教。是为序。

1995 年 6 月 侯仁之于北京大学  
王鍾翰于中央民族大学

## 自序

第一次与洪业(煨莲)先生见面,大概是1973年,当时外子艾朗诺在哈佛研究院上蒙古学家柯立夫(Francis W. Cleaves)的课,柯先生每周日下午3时必到洪宅与洪先生茶叙,同读一篇古文或讨论一个问题,数十年如一日。我们有几次请他们一起来吃晚饭,那时洪太太已去世,洪先生约80岁,柯先生还不到60岁。洪先生虽一头白发,但高瘦的身干是直挺的,如玉树临风;柯先生个子魁梧,体重两百多磅,势如泰山。两人翩翩而至,回想起来,真不知道我们区区的已婚学生宿舍,怎容得下他们两老,还有三两位奉陪的学生。酒酣饭饱之后,便谈古说今,他们两位喜欢引经据典,往往用拉丁文抬扛,我们后辈在当时只有洗耳恭听的份儿;谈到夜深人静方散。柯先生总向我要了熬汤的猪骨头带回去喂他那群金黄毛猎狗。

其后,朗诺写博士论文,题目是《左传》,常请教洪先生,我也尽量找机会与他亲近,因我仰慕他学问渊博,视野辽阔,待人接物真诚,生活闲逸。他对我这来自菲律宾,而于他所谈的事物仅一知半解的侨妇也不嫌厌烦。

朗诺论文写完了留校任教的那几年,我们搬到教职员宿舍,离洪宅仅数步之遥,来往就更密了。我们开车到唐人街之前,常先打电话问他需要什么杂货,也常在晚宴上碰头。遇上这种场合,他往往被人围起来,因他爱讲故事,不但内容吸引人,而且技巧好。我后来才知道,在20年代他曾有几年以演讲为业。

1978年3月,我几经考虑后,鼓起勇气打电话给洪先生,说有

事跟他谈，他就约我吃晚饭。到了洪宅，看见洁白的桌布上摆了精致的盘碗，并设了两只高足玻璃酒杯。洪先生下厨，捧出来第一道是清甜的江鱼刺萝卜汤。坐定后，我开门见山便说：“洪先生，你打算写自传，别人写可行不行呢？我想带个录音机来，录下你的回忆。”

他先是楞了一下，接着说：“可以，可以。”

“我提议每星期来一趟怎么样？”

“希望你常常来。”他说，激动地举起他修长的手，又慢慢放回餐桌上。“我现在寂寞得很，三个女儿中两个已去世了，还有一个在西部也50多岁了，你就像我自己的女儿一样。”

于是每星期天下午，我便带了录音机在洪先生的厨房里，与他一边喝茶吃叉烧包一边听他讲往事。我们最后一次录音是1980年8月，他12月便去世了。这两年半累积有三百多小时的录音带，其中有他生平动人肺腑的经历，有他对人对事的观察，自然也有一些生活琐事。我把它们整理成一本传记，1987年由哈佛东亚研究社出版。

我觉得洪先生虽然生活洋化，而且受基督教影响很大，但与他同代的知识分子一样，虽不以儒家自居，但骨子里是传统的儒者，所以我将该传记命名为《季世儒者洪煨莲》(*A Latterday Confucian: Reminiscences of William Hung, 1893-1980*)。

洪先生不愿传记在他生前出版，因他讨厌歌功颂德的文章。所以我下笔处处都于“忠实”上着想。传记的资料约百分之八十完全根据洪先生的口述，但因他有时用英文讲，有时用中文。所以我要时时要翻译，有时得加以浓缩、注解。不过基本上是洪先生以自己的观点描述往事。另外百分之十是根据我对他本人、亲友以及环境的印象写的。其余百分之十则是根据文献，实地考察和与洪先生的学生旧友书信来往等各种探讨写成的。

80多岁的老人回忆将近一个世纪的往事，差错是免不了的，

尤其是洪先生在康桥手边可凭据的档案不多，大半生的信件等都远留在北京。可是很多事件我后来有机会和当事人会谈，发现洪先生的记忆一般说异常准确。甚至有些事我初听来觉得“比小说更离奇”，后来竟然被印证了。在原书拟稿的过程中，幸蒙刘子健、王鍾翰、王伊同、邓嗣禹、杨联升、周彬、Timothy Wixted 诸君以及洪先生五弟洪绂先生慷慨地费时间替我改正。但他们的建议我并没有完全采纳，所以传记中如有错谬之处，我当负全责。

在搜集资料时，我几度造访洪先生的“美国姐姐”Ruth Crawford Mitchell，她把洪先生早自 1921 年与家人来往的书信供我参考。蒙江勇振告诉我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保存的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档案有大批关于洪先生的资料。我读后对洪先生在燕京大学任教时他的经济情况有比较清晰的了解。洪先生过世后，柯立夫君以遗嘱执行人身分提供一部分洪先生的书信给我。洪先生家属送我一些照片，对原书的完成都裨益不少。

原书经张光直、杜维明推荐由哈佛大学出版，对象主要是美国的汉学家。不料书出后，刘绍铭在 1988 年 5 月及 9 月间在《联合报》副刊有几篇专文介绍，令我非常鼓舞；发愤出中文版。中文稿完成后，外子的中文“启蒙老师”及现在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分校的同事白先勇提议我去见痾弦，结果经痾弦介绍由联经出版。

中文稿得王威替我修改文法，汪欲仙替我誊清，又蒙王伊同替我看了一遍，纠正了不少史实错谬的地方。王君是洪先生的高足，与我对洪先生的一些看法不一定吻合，于我对洪先生生平事迹一些臆断也不尽赞同；但他仍慨然于百忙之中抽空替我看稿，君子之风也。他也写了数篇关于洪先生的文章，插印在台北艺文印书馆出版的《王伊同论文集》内，读者可索之参考。

此书乃多人努力的结晶品。先是洪先生坦直地对我叙述他一生的经历，吐露他对人对事独特的看法；然后又得很多人的协助、

催生,才得以面世。希望读者看此书时,就觉得置身在麻州康桥灰街洪宅的大厨房里,和洪先生及一桌子爱慕他的人一同喝茶吃叉烧包,听洪先生谈古说今,在谈笑声中,吸收他累积的智慧。

1991 年春陈毓贤  
于美国加州圣塔巴巴拉

## 目 录

|                    |     |
|--------------------|-----|
| 序.....             | 1   |
| 自序.....            | 1   |
| 一 幼年在福州.....       | 1   |
| 二 洪家的故事.....       | 8   |
| 三 童年在山东 .....      | 16  |
| 四 青春好时光 .....      | 23  |
| 五 蜕变 .....         | 34  |
| 六 俄亥俄卫斯良大学 .....   | 44  |
| 七 友谊与爱情 .....      | 50  |
| 八 转折点 .....        | 57  |
| 九 巡回演说 .....       | 67  |
| 十 归国学人 .....       | 75  |
| 十一 燕大教务长 .....     | 83  |
| 十二 哈佛燕京学社的成立 ..... | 94  |
| 十三 二十年代的哈佛.....    | 101 |
| 十四 新交与旧友.....      | 107 |
| 十五 全身投入学术.....     | 117 |
| 十六 出入敌区.....       | 125 |
| 十七 被押入狱.....       | 132 |
| 十八 抗日胜利.....       | 143 |
| 十九 漫长的旅游.....      | 154 |
| 二十 侨居康桥.....       | 161 |
| 二十一 幸存者.....       | 172 |

## 一 幼年在福州

洪先生谱名正继，学名业，号煨莲，煨莲谐音于他的英文学名，是他 23 岁到美国留学时自己取的。

洪业生于 1893 年 10 月 27 日。当时光绪皇帝统辖下的福州虽是福建的省城，而且是世界有名的海港，但因它地势崎岖，却是个车轮罕见的地方。石子铺的街道狭隘，到处是高高低低的台阶。高墙环抱的城里，盛长着榕树、荔枝、龙眼、枇杷、芭蕉、竹子及颜色耀眼的亚热带花卉；但也有成千上万的坟墓，棋布的山坡上，令人触目惊心。年幼的洪业，已常为那么多的土地被死人占有，不能让活人利用感到惋惜。因为洪家经济拮据，住无定所。他与他父母亲、祖母、伯父、两个姑姑及几个堂兄弟从一间租赁的房子搬到另一间，表面的和谐难以掩盖拥挤下造成的紧张气氛。

洪业幼年的岁月大半在福州城外南郊，闽江三角洲一个称为南台的岛上度过。在城里，洪业是洪家第三个孙儿；在城外，他却是林家头一个孙儿。林家则有宽敞的住宅。

洪业外祖林鍾皋的“永吉茶行”面对着闽江一条支流，土墙上开了个桐油漆的大门。一进去，屋子里有二三十个女工拣茶叶，仰头可见粗大的木梁及屋顶上的天窗。她们拣完茶叶以后，便有另一批工人把茶叶装入垫了锡片的大木箱里。大屋子的右边有窗户，左边有几间屋子，有伙计的卧室、帐房，还有一间上房，是用来招待远方来谈买卖的客商的。长外孙洪业也偶尔用这间屋子。其窗外有两三棵荔枝树，他最喜欢从窗户伸出手摘成熟的荔枝。林家住宅设

在茶行后，隔了一堵墙，有个大门，里面又另有一堵墙，叫“隐蔽”，挡魔鬼用的。住宅的房子方方正正围着两个天井而筑成。天井水缸里养着荷花、金鱼。房子多是两层的，上层绕着走廊。屋顶是灰瓦，屋脊上有些陶制的小人、动物。朝南的大厅由台阶上去，中间摆了一台很大的八仙桌，两边有太师椅，两墙上挂了对联，一边是舅舅的卧房，另一边是外祖母的屋子。外祖母晚上常带孙儿跟她睡觉。外祖住在朝东的楼房里，与茶行的帐房是相通的，上层有几间常锁着的货栈。朝西的楼房则有个时期赁出去。洪业的母亲、阿姨、孩子们都有屋子，另外有饭厅、厨房和佣人的住所。最后面是个木板钉的墙，洪业小时候从木墙的夹缝可看到后面人家的厨房，那一家也是开茶行的，住宅与林家相背。

对幼小的洪业来说，生活充满着色彩。一天到晚有兜售各种东西的贩子经过，他们各有各独特的叫卖声。一早有来挑粪的卒子，粪还要给钱买，这点钱归佣人收入。再一会儿，有响着叮叮咣咣送水的车，水缸弄满了就给多少钱。另有磨刀的，弹棉被的，肩挑着火炉卖熟食的，头顶着竹篮子卖糕饼的。还有那摇着铃把麦芽糖吹成小人、小马、小狗的，只可惜洪业家里从不让他尝那逗人可爱的麦芽糖，说它不卫生。

洪业要掉乳牙的时候，光顾过一位沿街叫卖的牙医。这牙医胸前挂了一串牙齿，后面背了一个药箱。从街上把他请进来，他便把止痛药涂在病人牙上，用一条丝线把牙齿拴上，把线的另一端系在门上；他一边用手在病人肩上一拍，一边把门一踢关上，牙齿便被拉下来了。

洪业小时候常在水吉茶行前面的河里捉螃蟹，看人家下石阶在河边打水洗衣服，看河里的船夫用竹杆撑船。沿河走下去，可看见两个“三条簪”妇女踏着水车，唱着山歌。车上挂着水桶，轮子往上转，水桶便向下倾，把从河里盛上来的水倒进渠里，以灌溉蔬果园。“三条簪”的妇女是不缠脚的，个子很大，不穿鞋袜，跟男人一样

自由行动，而且做粗工，头发上插了三枝蛮可怕的长簪。

有一天洪业自己漫步走到一条寂静的长巷，两边都是白墙，完全迷了路，他看到有道朱门，但害怕不敢敲人家的门，便坐在朱门的一个石基上哭起来。突然朱门开了，有个比洪业年长的男孩走出来，问他为什么哭，而且肯带他回永吉茶行。这男孩牵着洪业的手，走过一个庭院又一个庭院，经过一个月门又一个月门，似乎过了几十个院子，终于回到大街上。永吉茶行桐油漆的大门果然就在附近，洪业才知道那一定是人家好几代同堂的大宅深院。

洪业的外祖父和外祖母都是热心肠而信仰不分宗派的人。洪业小时候外祖雇了个奶妈看他。有一次洪业病了发高烧，外祖便到附近所有的佛寺、道观、孔庙、天主教堂、基督教堂去祈求神佑。外祖母说她有第六感，她说她每个孙儿出生时，她虽不在场但都知道。洪业终身对这些超感觉的现象都持置疑的态度，但对人类的潜意识一直很感兴趣。

洪业的母亲林飞是外祖的长女，而且是他最钟爱的女儿，他对她的大女婿洪曦的学问人品都极为欣赏；但他发觉把女儿嫁给做官的读书人，一生颠沛流离，委曲了她。于是次女谈婚嫁时，便把她配给一位开当铺的商人。外祖没有儿子，就领养了一个，可惜这孩子脑筋迟钝不灵，后来把家产都荡光了。

洪业幼年很少见到他父亲，洪曦在 1891 年中举后，屡次踏上漫长的路途，往北京应三年一次的京试。洪业 5 岁时，他父亲便到山东做官去了。他父亲每次回到福州时，洪业则与他母亲及弟妹乘轿子回城里洪家。他母亲每次分娩也得回婆家，因为按照那时中国社会的规矩，孩子是不能生在外家的。

洪曦的家眷在 1904 年随他搬到山东之前，他的夫人已给他生了四男一女：业、端、沚莘、绅、绶。五男绶是在山东生的。后来还有一个最么的名纯，未周岁就出天花死了。孩子们的年纪都差两岁。大概与洪曦回福州的日期有关。可是第五个和第六个孩子隔了五

年，是因洪曦替母亲守三年孝期的缘故。

最早的回忆中，洪业模糊地记得曾去参观父亲在孔庙舞蹈，三四十个穿着颜色鲜艳的礼服的男人，拿着竿子、羽毛、旗帜，随着音乐起舞。当天孔庙里依汉朝传下来的规矩宰牲口。父亲分了块猪肉回家是很宝贝的。因为在洪家平常只有蔬菜送饭，有时加点咸鱼，再热闹点就有鸡鸭之类，难得吃到猪肉。

有一次洪业看到母亲镜台上有些小白棒，便拿下来看。那棒子薄薄的，折断时便发出清脆的声音，他觉得好玩便又折断几枝。原来那些小白棒是扇骨，洪业父亲的朋友请他在扇面题字，便把扇骨拆下来好把扇面平放在桌上写字。他父亲看到那被折断的扇骨，马上知道是谁干的好事，拿着棍子在屋子里追打洪业，但洪业躲到祖母后面了。祖母疼孙儿，喝说：“你要打他，先打我！”

可是除了这次外，洪业记忆中的父亲是脾气很平和的人。孩子一般来说是母亲管教。孩子真调皮的时候，她就在小屁股上使劲打几下。

洪业最早的回忆，是他母亲管教他的事：

外祖雇了个奶妈，叫陈妈，我吃她的奶，她一直看到我六七岁，非常爱我。小时我跟她一起睡觉，而且我记得她有一次对我大哭。两岁的时候，是在祖母城里，门口总卖吃的，糖葫芦呀、菱呀、螺呀。有一次出去，捡到一个铜钱，有个小洞的。这陈妈就抓住我，我说：“干嘛？我捡到的。”

“没关系，”她就说：“你这东西脏。”

于是她把铜钱拿去洗了，擦得光光亮亮的，才给我。我那时候小孩穿的衣服很像美国的连衣裤，裤裆后面开的，前面有个小口袋。晚上睡觉的时候差不多是这样：有小澡盆，母亲就来照顾了，把衣服脱开，她要看看里面有什么虫子没有，然后奶妈才抱去澡盆洗澡，擦干净再抱回来穿衣服，抱去睡觉。我大概是两岁左右，已经能说话了，很厉害。那时母亲在衣服里

看见有个铜板，便把铜板搁在她自己肚兜去了。我看到了说：

“母亲，不要拿走，那是我的。”

她说：“那为什么是你的？那儿来的？”

我说：“街上捡的。”

她说：“那还得了？街上那么脏！”

那陈妈就说：“我已洗过。”

母亲说：“这怎么能给他呀？”

我就说：“这是我的呀！我自己捡的。”

母亲就说：“好，你要分哪个是你的，哪个是母亲的话——好！”

她把铜钱给我，然后把我的衣服收起来，说：“好，拜拜，你走吧！”就要我光着屁股走，因为我的衣服都是母亲做的。

哎哟，我难过就大哭了。

母亲说：“这给你吧，我不要了。”

最小就记得这件事。

洪业四五岁时入学，寄读在他外祖父隔壁的家塾里。那时候他父亲还没做官，也来外祖家了。那位三四十岁的先生过来跟洪业的父亲相见：

父亲端了一张椅子给他坐下，地下搁了个垫子，让我给他跪下磕三个头，然后他就抱起我，坐在他肩膀上，走到那边去。我记得，有张桌子，上面写着“大圣先师孔子之位”，我跪下对孔子磕了三个头。

洪业与其他学生站成一圆圈，又互相再鞠一个躬，然后才开始上课。

从那天起，洪业便每天上课，从早上7点上到晚间7点钟。中午有3个小时可吃午饭和睡午觉，不分周日周末的，只有过年时放15天假，清明节扫墓放一天，九月九重阳放一天、中秋节一天、皇帝生日一天、太后生日一天，还有学生自己父母做寿也各放一天。

另外学生病了自然不用上课,要跟父母亲去探亲戚也可请假。可是学生最高兴的是老师自己因事告假,因为老师不来,就可以跟同学们一起玩。

照洪业回忆其他 7 位学生中 3 位是本家的,其他是附读的。一开始上课便学用毛笔描字,学写孔、乙、己、上、大、人。这些字虽简单,而且传说是孔子写的,但对小孩来说是没有意思的。

当时教学方法差不多完全用强记。每一个学生每天要背一段书。老师先把书断了句。朗诵给学生听,还解释书中大义,学生跟着老师背诵、解释;然后学生便回到自己位子上大声念完一遍又一遍,一直念到会背出来。洪业记性非常好,所以从来没问题,别的小孩背错了,老师的旱烟棍便“刹”一声敲到头颅上。其他的处罚方式包括跪在孔子位前自省、面墙、打手心。

书先选用《三字经》,据说是 13 世纪一位儒者写的书。起头一句:“人之初,性本善。”在洪业幼小的心灵中倒是留了很深的印象,与他后来上基督教会学校所教的“原罪”大相迳庭。第二本用《百家姓》,是一百个中国的家姓,似乎不照任何逻辑排下来。开头是“赵钱孙李”,这四个姓代表宋朝最显赫的家族,对 19 世纪末年的小孩来说根本毫无意义,不过认字而已。第三本书是《千字文》,是一千个字,都不重复的,排成四字一句,或形容一种自然现象,或教导一个作文原则,或引据历史典故,或提示人生道理,就比较有趣了。

学描字学得差不多后,洪业便开始临帖;学完加减乘除后,怎样用算盘开方,后者也是靠背诵一本有韵的方法书。

洪业二姨结婚后,她住的房子租给了一伙人家。那家人有个女孩,她有个玩具小屋子,里面放了小床、小桌、小衣柜、小人。那些小人还都有衣服。那女孩子小心翼翼地替小人洗衣服,摺好了放进小抽屉里,洪业看了羡慕得不得了,就告诉他外祖母说他长大了要娶这女孩。外祖母就告诉他说他已经有了未婚妻,在他未出生以前,